

不自由的希腊民主

阮 炜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不自由的希腊民主

阮 炜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自由的希腊民主/阮炜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9.7

ISBN 978-7-5426-3095-7

I. 不… II. 阮… III. 民主—政治制度—研究—
古希腊 IV. D754.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7139 号

不自由的希腊民主

著 者 / 阮 炜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300 千字

印 张 / 21.25

ISBN 978-7-5426-3095-7/C·321

定价:40.00 元

献给深圳大学哲学系、中文系
和英语系的学友们

致 谢

一、在本书的酝酿和写作过程中,笔者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中梅教授、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古典学教授保罗·卡特利奇、深圳大学哲学系赵东明博士、深圳大学英语系李小均博士和苏州大学文学院梁建东先生进行了交流。他们的意见对本书观点的成形起到非常有益的作用,笔者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二、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深圳大学学术出版基金的支持,笔者在此谨向该基金表示诚挚的感谢。

目 录

1	导 言
8	第一章 环境造就了希腊
8	一 地缘自然环境比较：希腊与大河流域
12	二 航海生活方式与希腊人的扩张
14	三 地缘格局与共同体整合的困难
17	四 地缘格局与分裂内斗的倾向
20	五 自然环境与好勇斗狠的性格
22	六 结语
25	第二章 早期希腊
25	一 克里特文明
29	二 迈锡尼文明
32	三 黑暗时代
37	第三章 独特的城邦
37	一 城邦的形态和构成
41	二 城邦有多么独立？
46	三 城邦是全权公民的城邦
50	四 华夏之民与希腊罗马公民
56	五 城邦的形成及殖民扩张
61	六 结语
65	〔链接 1〕 春秋战国时代的自耕农及田制变迁

65	1) 春秋时代的田制变迁及自耕农的出现
67	2) 战国时代的自耕农、佃农和雇农
68	[链接 2] 《诗经》中的厌战诗
70	第四章 希腊与非希腊世界的古代民主
70	一 希腊世界的氏族民主
72	二 地缘自然环境与氏族民主
75	三 迦太基的民主
75	迦太基政体是混合的民主政体
77	迦太基民主何以是可能的?
78	毛泽东的挖苦并非空穴来风
79	四 两河流域的民主
79	集体的而非集权的玛里政体
80	为什么说玛里政体是集体政体?
82	古代西亚的氏族民主
83	五 易洛魁人和阿兹台克人的民主
83	易洛魁人的民主
84	阿兹台克人的民主
86	六 尧舜以降的华夏民主
86	引言
89	早期国家的协商民主
91	商周权位的传袭与“让贤”
93	商周政权的分权机制
95	国人的权利堪比希腊公民
99	七 去民主化之比较:希腊与中国
99	引言
101	去民主化过程与国家的产生

103	地缘自然环境之比较：希腊与华夏
105	“大禹治水”是传说而非信史
107	希腊去民主化过程为何姗姗来迟？
108	八 结语：希腊民主为环境的产物
110	〔链接 1〕 民主的鄂温克人和彝人
112	〔链接 2〕 何为“叙利亚宗教”？
113	〔链接 3〕 中国早期国家并非“专制主义”
115	〔链接 4〕 1)《尧典》中的民主“议事会”
116	2)《皋陶谟》中的民主“议事会”
117	〔链接 5〕 宋代中国的经济成就
118	〔链接 6〕 何为“地缘共同体”？
119	〔链接 7〕 钱穆对“大禹治水”故事的译评
121	第五章 民主的演进
121	一 民主的定义
124	二 民主的原则
129	三 雅典走向激进民主之路
129	8 世纪初贵族势力仍很强大
131	贵族势力被逐步削弱
133	梭伦：激进民主之父
136	庇西斯特拉图父子对民主的推进
137	克莱斯提尼变法与激进民主的确立
140	四 斯巴达：“寡头制”污名下的民主
141	斯巴达政体为希腊民主之温和形态
142	吕库古大法为斯巴达民主之根本
146	民选监察官握有实权
150	斯巴达民主为何不被视为“民主”？

153	五 僭主制：通向激进民主的一段序曲
153	僭主制为希腊普遍现象
155	打土豪、分田地的僭主
158	僭主制是一种权宜之计
160	六 激进民主的真谛：人民掌握最高权力
160	引言
162	真正由人民说了算的人民大会
165	轮番为治的政务会
168	徒有其名的执政官
169	握有实权的将军
171	人人皆律师、法官的超大法庭
175	普遍存在的制衡机制
177	激进民主为何能保持相对稳定？
180	七 雅典之外的希腊民主
180	引言
181	开俄斯的民主政体
181	科西拉的民主政体
182	曼提尼亚的民主政体
183	4 世纪初以降的联盟民主政体
184	八 结语
186	[链接 1] 民主与希腊科学的兴起
188	[链接 2] 希腊罗马世界的放逐几与死刑相当
189	[链接 3] 雅典乡区民主的运作
193	第六章 希腊人所做蠢事恶事
193	一 去民主化进程姗姗来迟
194	二 民主希腊人做了哪些恶事蠢事？

196	三	氏族民主与现代民主之比较
207	四	关于西西里远征的辩论
210	五	伯里克利领导人民,抑或人民领导伯里克利?
218	六	激进民主与非激进民主之比较
220	七	苏格拉底对大众的不信任
222	八	柏拉图/苏格拉底对激进民主的嘲讽
223	九	柏拉图/苏格拉底为何反激进民主?
227	[链接 1]	阿里斯托芬对激进民主的嘲讽
231		第七章 残酷的民主
231	一	公民对奴隶的压制
236	二	公民对外邦人的压制
237	三	公民对妇女的压制
239	四	公民对公民的压制
243	五	希腊民主的排他性
245	六	利益第一,民主第二
247	七	雅典屠杀密提林人
250	八	雅典灭族弥罗斯人
252	九	希腊人以邻为壑
255	十	雅典对盟邦的掠夺
258	[链接 1]	血腥党争与希腊世界的道德沦丧
260	[链接 2]	西方使用双重标准的最新事例
263		第八章 不自由的民主
263	一	古代自由不同于现代自由
265	二	希腊人没有宗教自由
267	三	希腊人没有人身自由
269	四	希腊人没有充分财产权

272	五	希腊父母没有教育子女的自由
273	六	希腊人没有不参与政治的自由
274	七	希腊人不可以太优秀
276	八	搞意识形态控制的柏拉图
279	九	不自由的希腊人为何取得了卓越成就？
282	十	“自由”的民主，抑或“隐微”的笔法？
290	附录：与保罗·卡特利奇谈希腊民主	
295	注 释	
324	大事年表	

导 言

晚清以来，国人一直对民主心向往之。在新世纪，世界民主进入了快车道，一个又一个国家民主了，一个又一个国家全民大选了。媒体也对国外民主的最新动向——例如君主制的不丹立宪了，君主立宪制的尼泊尔共和了——给予详尽报道，使人们对民主不仅有理论知识，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感性认识。媒体甚至对希拉里和奥巴马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进行了跟踪报道。这尤其令人感动。对于这种在西方也极罕见的激烈选战，中国人所获得信息之多，所给予关注之大，不说退回去三十年不可能，就是在九十年代也很难想象。

不妨假定，民主对于一个历史悠久、规模巨大的文明来说，是一种必然。在经济高度发展和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更是如此。也不妨假定，民主对于一个历史悠久、规模巨大的民族来说，也是一种现实需要，不然这个未来超级大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不仅不能服众，^①甚至会总是陷于被动挨骂的境地。地球上有没有一个国家甘心整日被人指着脊梁骂？没有。更不用说最爱面子的中国人了。地球上还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爱面子？想一想还有哪个民族能够不惜血本倾举国之力办奥运会吧。

中国人骨子里是爱民主的，是渴望民主的。

事实上，渴望民主的人们一直在努力认知民主。这种民主不仅

①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机构预测，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在2025年左右将超过美国。

包括欧美的现代民主,也包括古希腊的民主。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古希腊民主知之不多,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甚至认定西方强盛的终极秘密在于民主。鲜有人知道,在18世纪中叶以前的西方,“民主”是一个带有否定意味的词。^①也鲜有人注意到,对于18世纪的西方人来说,“民主还只是一种政府形式,既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也不是阶级偏好的一个晴雨表”。^②

尽管如此,同一百多年以前相比,中国人对民主的认知已有了明显进步。我们告别了简单化思维,意识到民主不是终极目的,只是一种政治方法;民主也不是一种类似于宗教的神圣生命形态,而仅仅是一种政治形式。我们也已意识到,民主必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否则会像许多非洲国家那样,虽然民主了,或在西方诱逼下民主了,结果却是强人当道,政变不断,战乱不断,饥荒频仍,被全世界可怜。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已意识到,在特定历史时期内民主虽不是富强的根本原因,但倘若经济已大大发展的情况下仍不推进民主,则中国不仅不能进一步富强,甚至可能出现严重社会问题,在信息时代尤其如此。

这再次说明,中国人爱民主是一种必然。

爱民主就得对从古到今的民主理念和实践进行梳理,从而对人类民主的全貌有一个起码的了解。三十年来,中国学界对现代民主的演进给予了不少关注。追根溯源的人会问:为什么现代民主首先在西方开出?为什么在古代西方——在古希腊——也有发达的民主?难道西方人的禀性与其他民族不同,他们身上天生就有民主的基因?人们穷根究底了,结果发现西方现代民主并不是对古希腊民主的继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希腊民主给予了很大程度的关注,但也许因为希腊民主已然成为历史,甚至是久远的历史,因而谈希腊民主者众,但进入细部深究者寡。

① 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从古雅典至今的宪政史》(应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4页。

②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10页。

要深入探究希腊民主,首先要弄清楚“民主”对古希腊人究竟有什么涵义。

对希腊人来说,“民主”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希腊人不会像某些中国人那样,当某人做一个并非政治性的甚至不那么重要的决定时,以他是否虚心听取他人意见,来判断他是否“民主”(尽管这种民主也极其重要)。希腊人所谓的 *democratia*,是一种切切实实由 *demos* 来实施统治的政体,而非像先前那样,由一个贵族集团甚至少数世袭性质的巴赛勒斯说了算。因为 *demos* 的确切含意是平民或民众,与贵族相对,而 *cratia* 的确切含意是统治、领导。现代人使用 *democracy* 或民主一词时,心里想的虽然也是人民当家作主,但实际上现代民主并非像希腊民主那样由人民直接实施统治,而是由人民选出代理人(以及由代理人任命或任用的各级公务员)来实施间接统治,即,在各级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代为行使种种权力或职能。

这就是代议制民主。历史上的希腊人未能开出代议制民主。也许小国寡民的城邦没有必要这么做。事实上,代议制是高度发达国家的产物,是大型社会实行民主的必然选择。表面上看,公民不直接参与政治决策,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或没时间来亲自过问与其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宜;实际上,即便他们有意愿也有时间参与政治事务的操作,也不可能这么做。

然而现代人的代议制民主,民主希腊人不会认可。在他们看来,只要人民不直接实施统治,不直接参与重大事务的决策,就不是“人民”作“主”或者“民主”。近年来西方民主表现不如人意,四五年一度的国家首脑大选,投票率可以低至百分之二十以下。这意味着大多数公民剥夺了自己的政治权利。如果让一个希腊人来考察这种“民主”,他会质疑:这是民主吗?他不认为这是民主。出乎意料的是,即便现代民主投票率极高,比方说超过了百分之九十,他仍然会说这不是民主。理由是:公民选出少数几个代表为其代劳,不直接参政,就等于把政治权力让渡给了他们,让他们而非自己亦即平民作“主”了。他会说:如果在一个政体中,平民不能亲

身参与法律的制定和重大政治事务的决策，这个政体就根本不是民主。这个希腊人甚至会说，今日人类所实行的所谓民主制其实只是一种寡头制，一种实行全民选举的寡头制！理由是：在现代民主中，明明只是少数议员和地方官，一个首相或总统及其幕僚掌握着政权，几百万至十来亿“人民”并没有机会亲身参与法律、政策的制定，也不履行任何行政职能，他们何曾当家作“主”了？

但现代民主真的不是民主吗？当然是民主。其实，不实行代议制，就根本不可能有现代民主。一般现代国家少则几百万人口，多则几亿甚至十几亿人口，与只有二十几万人口（其中公民只有三五万）的雅典有着霄壤之别。代议制民主实在是民主现代人的唯一选择。

如果一个现代人来到古希腊，他会发现自黑暗时代以降，这里不仅仍然保留着氏族民主传统，而且发扬光大了这种传统。他也会发现，无论实行“民主制”，还是“寡头制”，希腊人都削弱了贵族的势力，提升了平民的地位。他还会发现，前8至6世纪希腊各地的政体虽然有形式上的差异，但如果以现代标准来衡量，不仅那些通常冠以“民主”之名的政体是民主的，甚至可以说实行了“激进”或“过度”民主，就连所谓“寡头”政体也是民主的。在“寡头”政体中，不仅议事会之类的集体领导机制仍然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就是在人民大会上，普通公民在重大事务上也仍然握有最终决定之权，所以说这种政体是民主的。

上文提到了“激进民主”。这个词在希腊语里是如何表达的？其实就是 *demokratia*，就是平民统治，而非贵族统治。使用这个词的理由是，在 *demokratia* 一词出现之前，形形色色的希腊政体虽然没有民主之名，却有民主之实。也是因为当时氏族民主的传统仍十分强大，贵族阶级虽然享有特权，但作为个人其权力却相当有限。在当时希腊，集体领导仍然是普遍的习俗，而习俗背后又有神圣宗教。从制度上看，氏族民主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长老议事会和人民大会。这两种机制在《伊利亚特》、《奥德赛》，以及其他神话传说中都能找到证据。也许前5世纪前的希腊人对氏族民主太习以为常

了,竟然没有一个词来称呼它,以至于很晚才发明了 *democratia*。^①然而从现代人的角度看,这个词的确切含意应该是激进民主。

为什么说是“激进民主”?因为它是这么一种民主:事关城邦生死存亡的大事由几千个并没有专门知识,也没有长远眼光和全局视野,容易受情绪左右,容易受煽动家摆布的群众以投票的方式来定夺;许多有才能、有贡献的杰出个人因受妒忌或因党派恶斗而遭压制,被放逐,被处死,而在法庭上以投票方式做出这种判决的,还是这些人(雅典有人人为法官、律师的六千人超大陪审法庭)。雅典之所以有西西里的惨败,之所以会判处八位打胜仗将军死刑,之所以走向不可逆转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因了激进民主。另外也要注意,以希腊的标准来衡量,雅典民主即便有上述表现,也是相对温和的,其他激进民主政体的表现可想而知。

所以现代人不可受“民主”之名束缚,而要辨清名实,透过现象看本质。现代人如果看不到希腊人的 *demokratia* 只是古代民主的一种形态,甚至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激进形态,是遗憾的。事实上,以中世纪欧洲的标准来衡量,西元前 9—6 世纪希腊的贵族制和寡头制也是民主的,因为当时氏族传统的集体决策机制仍然在发挥作用;甚至在马其顿征服以后,希腊政体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民主的:公民大会、议事会和民众法庭等集体决策机制仍在发挥重要的作用,个人的权力仍然很有限。现代人不可忘记,古希腊的氏族传统非常强大。

现代民主与希腊民主还有一个重要差异。现代人将民主与自

① *Democratia* 虽然很早就出现在希罗多德的《历史》(VI·43)中,但他极少使用该词。由于希罗多德把波斯人推翻一系列小亚希腊僭主政体之后建立起来的政体叫做 *democratia*,因而他的用法在西方某些古典学学者看来是有问题的。这些学者认为,*democratia* 词义要等到 5 世纪中叶以后才最后定型。参见 Loren J. Samons II, “Revolution or Compromise?” 载 Eric W. Robinson (ed.), *Ancient Greek Democracy — Readings and Source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p. 117, p. 121; 也见 James O’Neil,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Greek Democrac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USA), 1995, p. 136。

由相提并论,以为二者和合而非冲突。但在希腊,二者关系并非如此,因为民主可以被用来压制自由。现代人认为,公民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拥有独立于社会权力的自由——人身、财产、信仰、言论、结社等方方面面的自由——乃天经地义。可是如果一个现代人到希腊一游,他发现希腊人虽然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却并不享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多数公民权利,发现“个人隶属于社会整体的程度远远超过今天欧洲任何自由国家”。^①这是因为他看到,法律禁止女人在旅行时携带三件以上的裙子;禁止刮胡须或强迫刮胡须;惩罚不婚,惩罚晚婚;命令人们工作,禁止怠惰。这让他非常惊讶。他意识到希腊民主是不自由的民主;民主与自由并非总是肩并肩、手拉手。

这个返回古代的现代人看到,希腊民主的真谛确然是公民甚或平民做主,可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异邦人和妇女虽然享有某些社会权利,却根本不享有政治权利,因为他/她们不是公民,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公民不到共同体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他还会看到,希腊民主城邦与古代大多数国家或民族一样,有野蛮的一面,有对外掠夺的一面。雅典的提洛同盟名为同盟,实为帝国;雅典与盟邦的关系是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因为盟邦每年缴纳的贡金可以高达雅典年收入的百分之一百五十。正是藉着从盟邦掠夺的财富,雅典才得以大兴土木,帕特农神庙的辉煌才得以延续至今。盟主既然不义,为何不退盟?退盟?那不是闹着玩的。看看密提林人被屠杀、弥罗斯人被灭族吧。

为公平起见,也得为希腊民主说几句好话。在所有的古代民族中,唯有希腊人开出了发达的氏族民主。即便希腊民主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即便只是公民而非居住在一个共同体里的所有人们——数量十倍于公民,为城邦的延续和繁荣做出极大贡献的妇女、奴隶和外邦人——做主,至少在公民的范围内,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

^① 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页。